



博經新家

文王  
大新

日七二  
1464  
4





文全者 此乃德修重至之德上者章至五章言所以成天下之故也教德下言所以保天下之故也  
在儀刑其教德周之戒成王之首全德係刑又三句高儀刑之定又結在緝熙敬止上要知文全中周必  
絕乎高而監乎殷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足言山云此乃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  
下當法文王之德最上之章也

首章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伐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意謂天下之不可不有者  
余而惟德可以致之者也王今藉乃祖之休而強有若矣不知其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殿久矣而其  
神在於乎昭明於天不可掩也神何昭乎是以周邦同自台稷罔之曰矣而其受命於商則自台始也余  
何新乎文王之而神之昭則其明之自此其益彰而無異於其位之時矣其德不可謂至顯乎  
周室曰邦而余之新則其昌明之如此其始而商際其身王之運乎其左身不可謂至時乎所以死者  
善以文王之神也夫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也夫德同運而並行者也文王以子孫其福沃  
受此維新不時之命而君有文王也苟莫而弗文德之新致哉

之意 此章總言文王以德受命重德也初商謂子孫也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也皆由於  
此二字指至之德言文王之神即位之君而為英靈者神之昭便是德之顯然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語作  
于既沒之後也固與三句根本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集曰而受命于德新注自台始正解新也蓋即  
伐商而受命時言也陽陰相逆者非真有上下之分也蓋其神出時而不與天同運是始文王之德上矣  
台正是德之顯而余之所由以時也注之以台正補是維新不時之意蓋有文德斯有是命也



即人心以驗天年首節一事蓋穆之不可謂德實強熙是名明常實與之義而新昏珠意故就心上說  
此乃吾國領袖而神之於昭廟之不已皆於此中定也者商穆子以下要知維天年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  
以臣服于周為天年之集也天年之集亦於今日之昭廟言也夜集於周方澤融穆之指成時言蓋對至  
而言也

法服章 夫商之孫所以法服于周者以天年之有德則外與德則去而蘇常故也惟其天年蘇常  
故其祖高之孫臣服于周凡此般士之庸美而敬者皆執禮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宗廟至其裸  
物之希服也身者則黼裳也首者則殷冠是也天年與已華而童服猶仍曰美触目激衷其意甚  
可畏也其能與動于與七之感乎王之甚臣受名祖之天下當思國高之孫子胡為而于我臣服商之臣  
庶胡為而于我裸物皆名祖文王之德教之也得與念名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年  
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固之子孫臣庶不為禮而臣服于他人乎豈謂今日之所當懼也

之意 亦曰分上言人心歸周下語後王以法祖也虜敵就平日言求德令之禪焉是之也黼裳乃周  
同制而高則則高則也服則高而高則周亦見當敬戒之意與念名祖文王之德若臣言則戒王其中心德  
以上看但高之子孫臣庶所以臣服于周者皆德所就也德即禪照故也德念名祖以觀德者之臣  
服則德念也又之靈見禪呼之禪也則德念帝創之德也此童連上章總見天眷文王之  
德類于絕商之禍也絕商之禍不重以重周家受命代商上  
無念章 夫故守名祖之天下固古名于名祖矣此念之言有化我亦曰名祖之德與之亦同

濟道也聖文敬而承修厥德當於天人之理順之私在棄而由也又必當自有其使其所行  
樂居於天理以造于禮之得也誠可謂若德則德修而可以致天年固人心而盛大之福自我致之者  
不待外求而均矣德德之所以不可不修者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賢聖往作其德足以配上帝  
亦如我周之今日矣存其子孫乃臣服于周以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頹廢厥德故也早宜以殷為鑒而自  
省焉則知殷年之不易保而法祖以修德者自不容後矣

主意 四曰分上言其法祖以獲福下戒其聖殷以保命是二殷深重法祖上其以聖殷為言言其見祖  
之不可不法也事修厥德也永言配命禪熙其教也德也與德也理自天付之君命自人得之若德修德  
便豈配命也修德使天理不壞于人教耳此已有見于行善言配命使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即修德之  
至也此一事意非修德了又欲合天理為兩截乎往中自修自有而自字重看見當責成于己之意多福悅  
得廣以保維新之命延陳錫之休高穆子之德服殷士之禪將皆可以行德意克配湯之懋昭大  
德大甲之克終允德盤庚撫復四方武丁如靖殷邦皆是也蓋殷以自有則知有德則以周則歸與往  
如商則去信乎其抱保矣知殷之當聖益見祖之當法也處

命之章 夫天年難保難保固不遠矣而自他乎天者何之尤也然必聖于有殷也若何之德德勤  
聞以自絕于天使天年之自來祖而後者自來賜而止也尚當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若於天下使天年  
之不易保者自來而保之可矣且度數之由天冥冥之文必度殷之所以成與者而折之于天日殷  
何者而與此數百年之集也又何者而與此數百年之集也知是與應之章與否與是亦可得

而廢也。身者本也。天之天孰若本也。人之天亦祖文王德也。天者即天載之也。誠能循之刑之而後照  
敬止之。德範者首以得其理則其同之也。昭者以感天下之心。而高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犹其  
所以受是者矣。若然則人心既孚。天意自能外國。有為也。於慶慶者而又有何駁余之難保。我爾嗣王可以  
深長思矣。

主意 意元章之首句。意者不易保下。豈能法祖皆保命之也。此所謂德者。亦豈欲  
說到法祖耳。重法祖上存之不易。以下起下。一詞見可懼之意。躬下。要補出修德配命。意實慶也。  
謂慶天者。非淺也。視蓋天之與。殷在德天之應。殷在德天之何。謂記亦何。謂慶所謂慶者。是慶  
何。而存若天。則天與之何。以而不存。若天。則天與之也。上天而高。就身慶之。言上。段勿處有德。則與與  
德。則慶者。實則易慶矣。儀而者。法其福。熙敬止。即所謂修德配命也。作字者。天下起而信之。即  
心悅誠服之謂也。此以人心言。而天亦在矣。未微商之。孫臣。慶皆信服。禪為。不與。能何。故余之不易保  
意。

○次云。此語既示以在國他商之由。而又示以豈能法祖之意。豈非欲其德保命而已。而修德之要。卒  
不外于敬。敬者。固我王之言。深也。日成王曰。敬。天威。嗣守文武。大刑。出。故皆。悔。則成王受戒。了。后。不。惟  
能法祖。而亦能敬天矣。  
貴者。之。得。豈。賢。能。敬。承。繼。命。之。在。故。人。心。歸。夏。高。宗。並。于。先。王。成。憲。故。人。心。歸。商。成。王。保。刑。王。敬。進。  
天。命。故。有。周。令。主。宰。者。規。周。公。之。訪。則。知。成。王。之。意。力。固。則。矣。周。公。造。就。之。力。歟。

明之至也 首章以上。是說天人之文。之理。下。得。文。以。德。受。命。之。以。終。首。章。之。意。首。句。是。章。  
大旨。貴。到。危。斯。言。之。首。章。德。是。之。理。以。為。信。而。文。以。受。命。張。本。二。章。故。言。文。王。而。是。言。王。  
事。大。任。之。德。三。章。則。言。文。王。之。受。命。四。章。章。故。言。武。王。而。是。言。文。王。大。似。一。德。七。章。則。言。武。王。之。受。  
命。通。章。無。非。言。首。章。德。方。有。章。也。  
首章 此在周之兩王。之。訪。也。陳。文。武。受。命。故。之。言。此。為。天。之。之。人。其。經。相。者。流。通。德。之。之。矣。其。机。  
在。者。盛。者。也。性。云。下。者。剛。健。也。其。實。之。理。而。有。明。之。德。則。上。者。帝。心。簡。在。晉。故。故。歸。而。有。赫。  
之。有。德。不。與。是。德。則。上。者。之。存。天。人。之。相。上。此。是。天。命。惟。視。德。之。何。者。德。則。留。是。德。則。去。者。我。者。  
或。情。而。有。我。亦。可。情。以。為。信。也。君。臣。惟。視。德。之。何。者。有。德。則。易。以。上。無。德。則。易。以。亡。在。我。者。或。情。  
而。訊。我。亦。可。情。以。為。信。也。德。不。觀。之。殷。射。字。彼。付。之。也。居。之。位。則。天。任。也。非。若。列。侯。諸。侯。而。無。以。據。天。  
下。之。柄。所。付。之。嗣。則。殷。通。也。非。若。支。度。人。健。而。以。服。下。之。心。若。有。其。信。人。心。而。執。四。方。矣。乃。使。之。  
不。執。四。方。而。有。之。蓋。以。其。明。之。德。故。也。赫。之。之。存。也。後。乎。天。之。物。收。而。為。君。之。不易。矣。  
之意 四句。上。把。君。任。之。天。命。致。傲。下。以。殷。之。為。謂。以。之。留。以。敬。字。意。極。之。要。言。以。人。心。集。大。統。意。  
天。難。忱。斯。而。即。承。之。句。說。得。重。無。任。則。而。可。也。說。下。言。付。之。中。以。以。信。之。上。下。文。以。以。德。受。命。相。  
及。看。這。蓋。以。此。括。明。之。赫。之。意。

或說此為內中文字之注

擊中章 夫有明証斯有顯象如其然則天之受命何者而不承於德乎彼我周之業基乎  
文王其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質王難乎其為配也惟擊中圖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  
高諸侯之國亦收于周以配于王季曰高宗室之婦焉惟此大任及我王季一皆以德而是行明  
類長君任之行于外者豈愧于父也端一祇此德也擊中行于內者豈愧于母也父為聖母  
為聖每故自元所生和氣所鍾大任于焉有身既而生此王季為父也如王季自一而而已  
然矣夫豈偶為之歟

之意 此章是推王季得賢妃而因以宜聖子也首尾虛重文王上及中即與子維德之行  
言大任王季俱有之德一惟德之是行也

惟此章 夫文王生有所自以此其德之盛何以哉惟此王季一故不致自泰蓋其勤  
靜微德微聖之其恭慎者矣以此其德而格于天也則此心志明矣對越上帝由是精誠上通而多  
福自此而事懷矣德之得于天也何盛乎以其德而感乎天也則此心正直絕無間邪之累由是至  
誠勤物方出于此乎延受矣德之格于天也何盛乎文王之德之盛如此而所以其赫赫之命者擊  
中斯矣

之意 二句分上言其德敬之盛不言天人之交言其盛也中心聖之即得與放止統知也此一  
句言其德之盛也文王之德于此為盛下此句言此而潔之昭于上帝乾精白之忱而云猶之終日乾  
對越上天之意不致於祀祝多福以福祿子孫傳厥德而固蓋教以直內則其德中正也非故不面此

以敬德道說受命即虛為實成四十餘圖事皆歸之類

此章言受命之基

天運章 地祇國之基也而王季之生山也其自感德天也蓋照德之基于下以我周世德之  
盛足以著曆者一傳而天亦既集于周矣使不立聖配而生配于子何以承之乎故天于王季之  
初年每有雷之志于王季而天已若之然定其配在于治之陽也在于渭之漢也所以儲精養粹而固  
宿業之基者治陽渭漢之靈不可誣矣天之立配既定是以文王始昏之期而大邦首子以意其  
求所謂君子如述者立也矣夫此非天之意之有也哉

之意 此章本天者因而預之字聖配以著德之所由生也其言文王配于天實重云  
王上天運下下是既指天而言非特指周也原有既集亦通言集于周蓋自王季而後其德  
克享乎天心故天獻高德而集于我周將以啓一代與王季之業也且其言天  
作字而皆揮均出治陽渭漢生之以天之意而產之也地之靈見所以培其基固貞靜之德者  
首也也蓋此不必作為納采將親迎說此定聖配時已有其聖子之業大業之意矣注非人力所能存  
正打轉天運天合之意

大邦章 且是大邦之以其德言之且其是周貞靜與天之相授不已者固一機也然天者之  
見而彼為之媒焉其德以是則配我文王城之愧之文王于其上其苦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  
所以成婚禮之始也既而親迎于渭造舟為車以通往來之便所以成婚禮之終也夫以聖之而始聖配



此王已秋而首之而布于此字集矣此王有明之之德斯皆赫之在也友曰竹首之意  
○刘氏曰王素誓以永清四海为已任为人歌之而以金形为形其播乱友正之神速盖知  
其心惟在于清四海而已

揖武成戊午卯辰孟津大会陈于高郊俛天休命甲子昧爽受平其旅若再于牧野罔  
有敌于牧野前徒倒戈故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而天下大定

浦氏曰君有明德则天有佑在首三事之文王则有文王之大任则有文王之大任则有文王  
之王之君则有太公之臣流大明之访则当知天夫妻妇父子君臣之隆安先治乱者与存亡之机也  
響形音之相似皆非偶然也

殷之金首 此访我王亦不外修德保命之意也方山云此访大意上下者自殷而上言太王宗周  
以不言文王受天命见为至神相为首尾一代之真不偶也一访首章分上言宗周之  
盛始于前日之微下言宗周之微以别改今日之盛上言之逆推下是顺说二章以下文作  
而垂以方山之说此意而方山理微法具查诸说俱然更详之

首章 此宗周成王之访追述太王始迁岐周以制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若曰業之  
成也或成于成之日必有前甲始王知周業之成自乎彼心之为物歸之然引蔓系地至而別何之  
近本初生不過至小之微而已物之先及大以此亦犹我固人也然今而言固有昌大之業矣而其  
初生則起自微但之微至至古之微矣之時在陶後陶定以為居而富安之制盖亦有也顧蒙

未開朴陋尚存可謂至微矣不此心之微乎

之意 首句分三遞句若論其理則其此該全訪之意也此章論則言心之大始于微而不亦就  
國家王業之大始于微也微也周自后稷之後不家失其官守而自周成王我聖之同則有部  
廣而國民成也生矣聖以劉迂郊之微而之四傳也則氏之初生自微微也士也至古之時  
亦甚矣業其民所長尚陶後陶定之陋而亦有室家之制也陶後陶定是二樣陶定室也  
復重室也謂室之連者此室土室之連室實者還當作民間說不是古以理以利時于京斯依于郊  
斯缺也亦有居室了是乃近歷世至古而尚後居陶後陶定耶其定此乃郊地所不能與故謂之  
亦有室也此句只以陶後陶定說分官室門社言只寫編末和初反看可也

物于微而之地化而而外處非氣之隨乃其所以化也

在公章 然是古以重交方其也郊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為迂回之舉於是早經之時走馬  
而未以避狄難幸使西水之游未至于以山之下其至下也遂相室亮時也宜或首以圖存矣  
古則以為一時之創造當重久遠之甚乃及及及女同來相視于展室亦即之何止室也利之微  
腐蓋即取者多跡建極之地也夫人民歸極之所也即改涉之亦其美也哉

之意 此章言太極之遊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此章要見下王章動也明心大意勿用古言白王國  
董元處多下山下在以其民為主居守二字最重且有審按不首意孟子非招而取持好勝之言  
之亦可說當用初室門社及極室民等意此通君民而言也知太王之心為保民而遷民位意當是之

○啟者此國之原同家創業之時有此艱難今日後王之所當追念者也  
後子曰昔稱大王肇基王迹蓋見於民心始也方其去郊民皆携持而隨之固亦勞矣也王迹  
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即天降之矣

國章章 當夫相土之時遂得國原之地膠之而肥美其草菓之甘而甘而甘而夫觀土性之美  
可以驗風氣之華大王之謀于已者定矣物又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為詳也於是始以郊人之從已者  
謀焉之于以酌其可否言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為決也於是又契壘而卜之于以審其休咎言既  
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佑謀可以止于是而樂宜于茲以再造我邦家矣舍此其何往哉  
主章 四句分上言審定都之謀下是之民以定居也此亦居字未注郊人從已者兼臣民言所  
謂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方山至此說曰止三句從承上而說承不可泥既得吉兆一句只承契壘說說樂宜不  
皆後四章意打轉上章居字句首

孔氏曰鉞乾也○孔氏曰春官潘氏掌其想契以待上○注云士表禮曰楚煇置于想契於以約電  
迎恩章 四都既定民于當奉使方之始民未有所居也於是迎恩而擇其方四止焉以之  
其長西在東而西之東西言而西之西而所以為在民之計者視矣方之始民未有所居也於是西  
疆焉而宜其為田之大界西理焉而另其田中之條理西宜而散居以便其田事西政言而耕  
作以治其田畝而所以為界民之計者視矣但是自水游之西以東之北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皆為謀  
之因而也○此也其重于民也以此

主章 四句分上叙其要養民下言農者之不可無也此蓋重民之意慰者如其近使之勞使不懷土  
也止者居之以當使得所安也左右是列于國原之東西非以官之左右也疆之大界以外言理之條理  
以所宜宜先給國原以便田事也宜屬授田以盧查固分田而授也曰布散而居者以非皆有家也或  
以耕治言謂國原非通力合也

啟者此一事有德意人君身有人民家社之責況此再造之民心去留之際王宜以  
心統統德之扶也○此言治者視乎之然而為之再民授田之君子不學則其統之初而重教  
學事之地

乃召章 既乃既定官建迎恩使官國者司其事也當德保者司德者也於是乃召章若召司徒  
俾之也我國家而尚復爾也之德自是而一度之矣然君子物官官宜字亦先故曰司徒以章章  
作臣也當是也則以饒而而視模之預立既矣後取樂可施也則其版以樂而上下之相以由是字  
亦由之休盟之而亦正所以正神靈而崇孝敬者其在矣其重于先帝也以此  
之章 三句分上言官以管建下言省重字亦亦也此蓋尊祖之意量地以別邑廢也以居臣司  
望之我故也故曰今德以批役致眾以鳩工司徒之職也而治之也三時不令先後宜家統言  
廟宜所社在內此是之章我之其德以下方去官建者自廟言德也位然而律之志也也廟司宜版  
以載之相而律之基固也屬司徒先師者蓋古人近德必以先世之德我之於事以行而不先則  
先靈亦不安於此也○此是官宜所社去建望之也老聖德而尊是

抑之章 宗廟既成官室其後學但見其土於著則陳其是之要蓋土於版則費其力  
之要其業之也宗之於梓者之在也及備成而前治重德也馮之於其者之堅固凡官室之古治  
者其者不沿而百堵皆自無期時也者皆皆也其故後子也但見人心之效功業於趨而後之以  
董其者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官室而人心之效功也此  
之意 五白分上言治官室之言古言民其於趨也德見於人心之意陳之是盛土之人製而作其  
相望是費之是投土之費而先及在也或作人者之費也古者德上者蓋其室非其其皆亦皆  
皆其已足皆起尚未刻成切整故為侵子而後便子止刻故亦皆因人益功而排登築則不  
止故故亦亦自不能止也

一說者宗曰之不能其意也此說者于國地官故人有根松但時說字從釋希以此說

集。

西之章 官室既建門社其可已矣然亦外最遠者為東門西立東門以肅於外則仇平甚高又之  
以中外之視矣居中而治者為右門西立左門以肅于內而左門則仇之甚深亦以端居而之費矣  
又曰是象土以為博陳地以為博其名曰家土為象且國家起于土物土界必設家于此而古出所  
全勝之功也此宗一時草創之理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矣是其作門社而規模之宏蓋亦此  
之意 四白分上言四門而其於外者不立四社而其用大社於外而大社亦非二門是諸侯之分當  
自州即城郭之內曰阜者取明顯立外之土有仇則可以壯都而遠觀瞻矣左門即社也其門  
曰右者取居中而治之意也則可以除家魏而肅臣民矣家土者象土為博植木為主設壇榘

而屋所以通地之氣而和風雨之變者也或說行是未也于宗雅曰也宗多兵凶戰伐實有負  
敦宗之以求福也宗之也

殊之章 夫衣王廷都神人協謀學善善者而室而社必而而其功而宗理國也而而心亦既  
修矣故當時莫不能勉勉其夫之也宗也盛德且昭者自陰初不以中醜之故而而也之者曰言及  
其後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王之世生世漸繁陽附日衆於城之本於也而上疎道路之間先也而陳  
通昔者復阻之區今為之物之地以故民其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存其伏之也後惟其嘆  
息之狀而已矣嗟其甚也

之意 二白分上言始宗於遠人下言能服于遠人也釋故宗也故行以上後來先時破自修其厥  
同即注所謂自修之室也也其意更當當於此有室便有名故者問不因人之怒而隨墜也以其人自是而種  
蓋此義乃西戎也大王立郊為狄人所畏遠之為民其所懼也其是立四之初也此注中至於其後長句暗  
指大王信四王亦以友文王時言見其積累非自矣故本被道通而昆其自服也既謂之存矣者蓋人  
之畏懼者亦自也自顧而自衡自撞突也家者言其嘆息也入氣不洽仲乃毒毒寬伏之形狀也未  
見其有大王而當之者有後有文王而當之者曰也德新漸其隆也盛直矣

末章 夫外夷之遠既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其室其君其民其社而成而現感之餘自退外  
于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附者衆而文王由此厥能動其與起之勢蓋國祚煥然改現而受維新之象  
矣夫文王定康是固盛德之所致也而依命諸臣宜其首領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亦親上以

此言民信以多言之也。有先后之臣而相尊前，后以成中君德也。以多言之，文布前德，宜尊之。臣使德澤不墮於下，而德之所施者，澤也以多言之。又有折衝禦侮之臣，使內外特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庸也。夫有文王之德，方之本，而又有四臣為之助，此人心所由以天奉，折由受而滋生之，折所由振也。高而視之，太王聞于前，而王遂以尊文王能于後，而王業以成。聖祖神孫相為首尾，此國之光也。後大誠異於此，繼之，雖多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任人以保厥年哉。

至意 二白分上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其受命之助也。質成者，謂因不平而來，心以均其平，至感化而相讓，而退便是乎矣。二四既化，于是諸侯歸之，即諸侯歸，固便見於文王受命是乾心，上見是原也。厥生以具祀之誓，言文王與以服而祫，祫者，往朝觀者，往分室，侯而特則王和矣。而會則新成靈氣，煥然不可常矣。四臣乃受命之助，勿作受命，由蓋受命，乃由于至盛德。此四臣特為之助耳，疏附是乎，其疏遠以親附於也。左是是，右是是，上者以流溫于下也。其速若置郵而傳命，故謂之奔也。未云既有成德，又有四臣為之助，此昆夷所以畏服，雲將所以質成，諸侯所以未歸而厥生之折，莫之能常矣。

橫貫全者 三章分上言聖德，以人則推聖德，所以為人，也。而分之二章，這言文王之德，為人所得二童，是推祭祀而厥其歸，三童是推行跡而厥其歸，末二童推言其德，有以振作細紀而詩乎人，故人所歸之也。攝陪章，要說德字，方見承得文王之德也。

首章 此言文王以德，而天下之君，而特以感之者，惟德而已。不觀之，我辟王字，彼其之，橫貫惟其生，之，也。則人皆仇之，以為其積之，以備用矣。况茲濟之，辟王盛德者，於其見誠天下之可依歸也。故凡左右，仰其德者，皆約之於左，約之於右，而歸附約向之，思後矣。

至意 此以物之盛者，為人所用，與德之盛者，為人所歸，亦是採之今日，極是之，用之於他處，是濟依往就實見之，美言本不德，之所形，所謂英華本于和順，芝祥者，于萬實意，勿即為德者，往中蓋德，蓋句是推本上一層意也。左右合下，覽士六師，在再觀之者，觀其光而仰其休，油物生重，甫物生教也。此言平日言下二童之指，有可為者。

濟之章 此言左右趨之者，向以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我辟王也。言奉祭之時，固執圭瓚以裸于前，而諸臣之在左右者，奉璋瓚以助，且裸於後，舉其甚固，施之敬而向于約向之誠也。且此奉璋者，我侯我采，之壯盛，一皆覽士，之宜於禮者也。所云左右趨之者，不於覽士而一覽字。

至意 此言人心偏文王於相祀之時也。濟之，這言而就祭祀，實說祭祀委禱，在此句下，荆川諸說皆此看做法者。履道乾象說，亦可半言，禘以為瓚，極者，璋者，言文王欲行裸獻之禮，而在右奉璋瓚以助之也。我乾奉璋時，衣冠後，傳其端，而右之，收也。言其外，隆進退之後，皆物之宜也。言濟之，解之，在也。

神像章 自夫行祀之時，言之，神像而行，之，經舟則舟中之，與不楫之，固有不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為人心所愛戴，故凡所於他代，而有所性也。則六師之，與皆進而及之，固者，爭先而

恐右者矣所謂在右趨之者又不於行而一駭乎

主意 此以魚後之相不物而回與方作之及不食自行重一及方力是其陽也平遠以山古者君行則後自是禮也

俾使奉 夫王之德為人所歸此物果何乃以政之教賦使臣僕庶民俾使之家則能為奉事

於天而昭明可觀矣况我周王惟其有壽考也則聖德之純既足以立教祀之本而歷年之久又有以收久乃之功物見黃帝速微融液周偏所以於斯人而後之者不遠歸力多者以振作天下乎

主意 此章言王去干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夫象大而首以成其文干上與君德久而首以成其德於下作人謂周王去振作之德其氣實數數其心志使人遠去而不自知也

追及章 聖若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去聖惟夫追之孤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永

至惟夫金之玉之別之質也也夫凡為治孰不指德惟夫勉之我王以德亦不已之心運而為終久與疆之治則德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其統括之中紀焉可以老而人皆其條貫之內其德紀四

方也不已至乎夫以王之德能振作德紀天下之人以此則聖士士師皆振作德紀中也所以趨向而追及之者宜矣已哉此王之德所以為也

主意 此言文王德於德而有以德紀天下也勉之勉之天只是德亦不已之意德紀言文而指其德持之紀四方皆君德係於屬中而範圍之不迫也此重周王能去德紀字人說

疏言曰德而考之使皆有德德之綱而理之使皆有德德之紀皆是之德比之矣而德則無所

道紀則無所考也其子孫德紀四方皆在德紀常內故帝者使動此德者其精

贈彼金者 通稱重德上首三章以天言中一章以作人言末三章以神言德是見其德之

盛也析言之一章言之求福之自然二章言之獲福之必也三章言其他人之必也四章言其祭

必受福五章言其感神六章言其求福之正

首章 此亦承上文王之德言德也者在天人與物我貫出明與所不感者也現其所感而任可知矣

矣既使早山之誓有以華地道之極首則與與明於標標而標標之生是自然之其與多矣

矣說我豈才之君子天懷樂易有以為德之其德也豈則之于福也自取于德德之中

而于之以言身而已夫山言於俾汝也

主意 此以早獲之能生物與宜才之能獲福以自和之理為身也言平就中之所存言言之

即心之和身即心之平易于福豈才言有山言才之德而福自致所以于言以言身而于之也言

夫子之德也一福福字要得同出大原之車方固之受以言

聖彼章 不但也聖彼彼玉瓊之寶者則豈不期于黃流而黃流之美味必在于其中矣况我豈

才之君子有此聖德則福祿必指之躬而天之降謫自不能外矣謂非相與之必然而然也乎

主意 此以君之德者味必美與德之重者福必豐以必物之理為身也言平就中之所存言言之

便也君子之美德而下天遂降以福祿也較降自天而降于其身也記中明矣豈言言

器物相承之禮德福相與之乃即言中言獲福必物之理非有二意

孔子曰主其也 查草名十葉為貫百二葉為菜犯聖也去也

首冠章 自其作人言之德也 凡也則必居于天矣莫之得也則必出于地矣况我中才君子以聖德而致於新民者知天下自神于吾身固者曰道善而不知為之者莫之得也

之意 此以首冠與君子天降剛與作人蓋言其與順其化于天而名其所以成其化于天下而莫則其妙其理一也作人上言其內此以人自感化言其作用力說方身身與在作人必刑家則國既被祀他成必御四則想果鬼冥之治傳焉

清民章 又有其祀神言之祭必有酒也而清民既載矣祭必有牲也而歸牲既備矣我豈才君子以言德也上其牲也以享以祀于神也之前而所以報神者豈得物之備哉吾知明德之能馨而感乎

之意 如天因聖生才也章言有聖身之德其祀亦大也才意以言而真祀於神而明德之德也上其牲而並祭也祭祀之說

既使章 凡君子之感神不如此德也而決也既使推極其生之盛也則人必取之以為燔與之需矣况定才君子素行不愧於鬼神則其德之文字固樹後為之必不為矣不為神所祭乎 主意 以物成血必為民所燔燔燔德盛必為神所慰也勞以思德行聖陰祐然根之意亦不就獲福上說

做法首首者至利也大戴記自聖成者神歌美之德之盛也德而不為神歌美矣言祭祀耶

莫章 皆君子之獲福非首首也莫之莫之皆其生之盛也則自知施于德而有所附之勢矣况我定才君子則自知以德獲福而獲安貞之吉矣也君子固邦者成也至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莫以加矣此詩人所以頌歌之歟

之意 此言以禮盛自附于條故也德盛自致乎福福求福本於德才故曰自附况言德在章而福自之非有回邪之行以下之也大全曰禮云有一意觀禮之心則知矣此意極也

思者全者 此詩之重德也首章言文王之德所由成下詳其德之盛也下四章折言之則二章是德之德三章是德之德四章是德之德見于古書之德之成中人逐章同着說德是文王之德之盛也

首章 此以首冠與君子之德而推存言曰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彼夫人之賢聖多由于母也且果伊誰乎此故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其言固善也實能是媚也誠而稱其為宗室之婦其母則如母矣且事之于夫亦未嘗無所助者文王之德何如彼思者思媚太任之美德也易德也又王之祀太姒則能保其美德之音而和氣致祥斯男有則而之盛其地則質也矣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亦有質也所以助之者亦宜之德信乎其有所自矣

主意 四句不本其母之聖不著其妃之賢實見文王之德之自也思者思媚太任以母居在平說固非而謂盛思者或重思媚亦非的蓋思者有為也

前詩人言其母居而言而語意實偏重

古也增言其長歸乃不見其為聖母也思有以與傲言教動意此德歸生母之至正去則  
百斯勇為盛德所鍾也此言是賤其德之直如勿作效說

二章 然文王之德何以自其所播言之彼周之先公世有令德使少有所述則不免于怨悱又

王則作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感格之下固幸甚先德之克肖與有怨悱而痛疾者矣  
播而不作以在字其儀範克端所以刑官事而不或言由是以至十兄弟之於倫理之中也

以御于家邦紂之於紂獻之他也播人不作以在字所施名當神人皆由文王受德何有怨悱  
之意 三句分以播神接人而中看惠者謂順于其心而不拂是克肖其德而互相默契之意怨

悱不其大異德是章智速之有人既謂之有杜故與怨悱同耳刑官事多孰施者上言君以國為家  
故曰家邦非家也邦也至於兄弟兄弟刑御於家邦而家邦無不刑此重人無他上不重有厚意

雖二章 又自其所好言之彼周門以和為是文王之在官則雖之出而極其和之意矣官而教  
為主也文王之在官則肅以多而極其敬之意矣出德之地見周不及若可忽也也哉德而志則遠若

者有所臨焉不顯而視之若顯也所存之德踐履純熟若待保也也若而心愈密亦若  
有所當焉不顯而視之若顯也其德之他亦不巳者以此

之意 四句古則說上句極字其德下句於古字見其德不顯以所居言猶然地也亦謂  
其心之官畏於天之望也與射是踐履精純造于盡善之地也亦保其戒慎恐懼而自保守之

切意蓋此心為與獻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肆我章

文王之德既極其德則其見於子者又何有可者哉肆今大雅之序莫不能以物也

而光大德未嘗不貶蓋視意難之變也或意直和也代字而為之少損者矣不亦謂  
而後式也彼則與世所前而亦與合於法度人必待諫而後善也彼則與世諫之者亦未

嘗不入於美蓋自物之中有法而何待於周素復之下皆天則而何待於諫也其德之見於子  
者以此

之意 上句言名因外惠而有損下言不覺罔見而有益烈假若若言其美指德蓋  
譽德從起也須高是文字通他不假是之至家難而志過故而有字其德見於外而之輝蓋大者

所玷缺是之式以已物言謂所行自合于已德之法也人以當物言謂所行自由于當物之理也  
第二章 夫文王之德見于子者既極其善矣而天下有不能成乎故今時人材皆以其成就以成

人則有佳言德性之極善而大以成大者存夫入矣以子則有造言也曰道修而不以成十者  
及夫人矣夫是成人小子也此固天下之賢士而人亦以是考之者是也其自而物哉蓋由古之文王

之法德而不已而其運於人者亦勤勤不已夫是以薰陶漸染而教化自神以成人則以有德者於  
於天下以子則以有造言於天下而成其假也之美名也向非文王之德其何以致之哉夫文王之德有

所本而極其盛也此詩人歌之也宜哉  
之意二句分上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德德之造也往德見於子指烈假法度字而而言指

德者行於而有功于也也有造言者切琢磨以成進于德也豈改易本雖一章來固不可說出人材

成就必本於無政者蓋惟德無政則所以任人者必無政也天行不已而四時行歲功成也土即指成字言

疏云光德是中外光輝而文盛大以古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也

皇矣全旨 此詩分付三段平看大至是開王業者王字且勤王業者文至是成王業者每三章

各自相連俱重德字而歸重于天名章俱以帝言是固所以受康上者一本于天地所托及太伯  
自太伯王季子伯未至重金重立莫民而字固家世德格天子天年王皆至于是德要以安民  
貫

首章 此詩叙太王伯王季之德以及至成王業者之謂天帝大之存惟在於安民故階階監  
之机恒光於普德使皇矣上帝與曰高之也而其昭昭于下則赫赫甚也其所以監視於四方者  
是意言有他教惟欲求民之安也與之文遂其言而已也此民者固上天之意而托君者實安民之  
要惟此身固兩國所行非安民之既其政不可以示天意而為生民主矣乃於四方之國愛究安度于  
以審其孰為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也天之報君以此  
惟我大王德明德於西土安民之君而為上帝之所欲致者也於是者必顧視西土遂以此岐國之地  
予大王為居宅焉而使之益大其安民之功也

主意 此章在西方上言天以安民為意為原大王張中下言所以立大王以安民也三國不指紂言蓋  
此時紂已死當紂甲之日付尚未生也不獲謂紂行非安民之尤宜受心求安民之君也者致也致  
尤取也言有德能安民之君為上帝所欲也情其式即其是者有德意不悅地歸民聚者未是也

增其甚致王之地俾有可為之勢也乃者上專言大王有德足以安民上帝之所欲致者所以者之而高  
岐國之地所謂增其式即此也此惟此字指岐國言岐國而在西方後大王國避狄而遷之矣天意所首也

做陰云金唯王孫之章固四方於德紀言無莫隆之記舉一世而既陶是古之人與斯也此說亦標

按詩柄云

作之章 夫天既以此國予大王矣由是而天亦而遷于岐國以治之焉彼岐國之地本皆林木險阻  
之區也自大王居之但見有作之而拔起者有屏之而除者其惟立死之當與其自斃之弱也亦有  
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字之而理其峯曲者其唯養生之灌頌夫行生之植也或致之而商而里  
致其除者則曰控曰掘之惡本也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厥曰柘之美林焉夫大王居  
岐而土地漸次開闢以此則道路之通而民夷不能為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為哉乃上帝以安民莫若明  
德乃遷此大王明德之君以居之既使良遠道滿路而去矣天又為之立質姬太姜以助之是以上老  
之有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此其肇基矣是大王承命遷岐以安民者以此

主意 以句分上言人子以開王業者下言本于何天能開王業者皆對答辟者皆平對據則看  
此特眷周嗣子以見其鮮耳漸次開闢是太王居岐漸次開闢大乃人物漸盛所致也非是始至時子  
帝廷而皆本天年未立君之配皆遷都以前事也句理粘帝廷句說帝廷三句說以帝廷王季相對

本無不是但不凡融受命既固者受之始而保之終也此句打情作原以白香山講云依屏  
修平受命者之原于不枝而三分有二之業其于此也皆同據則延西顧之原于典定而九年  
未集之統序于此也此說最明注在成王業是也乃朱子推原之意一說云注取謂山林  
險阻于近於昆夷者乃其先開而路以為下文張本至漸次同歸則于山林險阻亦昆夷遠道  
則多近于昆夷者則帝廷二句于六句是意天既厥配注有又又是一意受命句德承此說其  
以朱注之者但作時義亦不必拘此也

帝者章

此注去王者王也天命王者何以帝者其岐山見其祚祿之本故而不殊松柏之同况  
然而通則知民物之益害多由西顧之昔明德之述帝既作之邦以周王業矣使不与之宜君以嗣  
其業則此邦其誰主对也故又扶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為之对焉則岐山之業自是而有托矣物斯  
意也豈待太伯之讓王乎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初生太伯王乎之時位之有未定而帝未  
命已屬焉王乎以讓太王之諸弟也乃太伯之讓王乎之受不追取此原而已然太伯兄也王乎弟也  
太伯讓王乎而避之則近于逆者或以不友疑王乎乎孰知此王乎也平日之友受不由勤強矣因其  
心之自然以友其兄且其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之度而其兄讓德之光德矣有以  
錫之凡見王乎之勤敏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乎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就  
其降度而查有四也也豈自保收周之業已哉  
之也 此句今上言王乎以嗣王業下是王乎之德足以受命而周王業也帝者三句輕取上太

王乎以起上文祚祿二句即上作屏等意作邦即首章乃者首意作对之者此君以上老蘇業下啟後命  
与作邦对也自太伯句粘上作对言注已定字孰天章定王乎說因固句言王乎之德而為天拒对之意  
宜二項說下句以未受命既受命說度字亦三章而顧之者作对之原也其度謂定章既固已  
是受命了王乎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萬錫光靴粘其度句說蓋使王乎不能修德以厚度則  
人將议太伯死知人之明矣今王乎之修德為度王乎始知太伯之讓為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  
明益勤斯讓德之步非王乎錫之而何未句第以文武言亦要見王乎之所貽意也上章中成王業  
并下章受社施子孫皆此意

維此章

夫王乎之德足以固王業以此何者而不在于天教惟此王乎其心也帝度之使之尺寸分明  
而首以妙平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躬之使之遠近洋溢而有以大非拘之言天之默在王乎  
以此是以德无不備而首非也則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古人有善而也則能察美惡于  
混淆之際而克類善且勤於教誨无有怠倦之云而作在立矣何克長耶公于當面討况有潛溢之  
失而君其若何古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布而辟下莫不編服何女順耶誠意一字而崇文  
相親愛何克比耶物是長者之德不特顯于一時已也且比于王之後久而弥光无一毫之可悔焉凡若  
此者何莫而非帝度帝躬之亦為其夫惟王乎有此德德足以既受命帝社而舊作对之原施于  
子孫而成一統之業也夫有王乎以此豈能健其民之善矣  
主意 靡侮分上言德本乎天而况慨于後下言福受乎天而延及於後蓋有是德故有是福

也度心貌音俱注言注尺寸後度者生能度者謂以其本物之材處制其羊理之宜而不致也殆其  
德者謂王中之德純粹而向者因之貌也清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尊王者至此其德之所以全也下遂備  
言王中之德直至廉悔皆以此言說明類長君字等本注已明王此大邦理宜乃敦厚成章之詞微  
法之明類長君王中之德皆本諸身本及徵諸民也故又言至此大邦要其嗣大王以周之業意亦有  
見克明內德以上言偏服以下言克比以上能親民而民亦親我也其德廉悔必言至于女王者俟諸後  
聖而不惑之意廉悔即天歎之意蓋德有未至則當其身猶有遺憾令其德至于其後後  
何遺憾乎且以此二句有二意蓋世至又至則時勢之相隔既難乎其為傳德也女王則聖神之  
繼起又難乎其為盛令其至于女王而尤遺憾則遠而彌先侯而不惑其德感矣既受帝  
祉即前之<sup>作</sup>和作对而受福天長者神子就文說此白亦重王于子見其德  
字承度貌本後皆以字應以上文來

敬法長短之分

帝謂章 他德至孝者文王也天有文王何以蓋之王德由天從天若言以謂之曰利義相形人心易于畔  
援而取所不當取者有矣尔其以在制分而先就舍此以取彼也情欲相感人心易于歆羨而歆所不  
當歆者有矣尔其以在理脚情而先就歸情以狗物為夫人心有所畔援歆羨則陷於人欲之私而不  
能以自滿其去也遠矣尔能先是一者則心之神明自覺自先知先覺以道之極而先覺

于密矣夫文王之德惟天所授以此則其見之行于者何莫非奉天之原乎是故密(不恭)故距大  
邦恤小邦弱之有懼也惟天所授以此則其見之行于者何莫非奉天之原乎是故密(不恭)故距大  
以過密施之件其言所以物者蓋以固邦之大者固所恃以維持者也屬國在侵而不顧則固安  
之威靈損矣存存兵以過密則王靈以振固恃以尊不有以尊固安之福乎方伯之尊下之所賴  
以无恐也一方倡亂而不討則人心之仰望孤矣存存兵以過密則暴者以除中者以恤不有以天下之心  
乎此其伐密亦因其所怒而怒耳何嘗有畔援歆羨之私歟

之意 四句分上言天有文王以他德下言因家天有以伐密也先言天有文王與私以道道見為  
伐密亦是理當以此未嘗以私意而伐之也然其要者以治方山云無此密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奉  
其以此之意故注曰犹言不可以此也不可成說自然畔者舍吾之所非以也自古也按者反附因緣以  
求富貴利達之類歆羨物之初交於心而引動其欲也然則此心當引于物受其惑而玩好之矣  
所欲而美以也貨利之類道有檢至故曰山左而注云先知先覺者蓋此心无欲自能虛明能見  
及也先字对人之願于歆而不能造及之檢者而言則人為後而我為先矣密人侵阮只其匪王隣而  
曰不恭故距者蓋古者諸侯出師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為方伯密不遠康以行便言不恭故距了  
萬國祐三句平者二以字皆本伐密是此皆王王考考天乃也

通解不詳对王王而受命

固

植于王中而受福先長固安之福

後過密則王所摩

甚者自是而益華王王所播植者自是而益固固祐有不其字



其物者也臨漸薄而強盛也字據位而望壯則是以爲而善其罪以討之是厚善而德其無以  
改之是絕善而德之宗是德之而德之國若此者非有取有負而利之也蓋以天討者所以復  
田畝人所以不以之不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伐他國不貸乃推之云云此孰敢有異者而拂之乎  
豈文王奉天有以故出此言能德民之善爲何高非天意之所爲哉夫我國之業甚大  
王術于王中言昌大于文王祖德其言德其所以出八百有九一長者誠非偶然矣自王可  
不思以能之哉

之意 七句分言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勅之以義而天下无不從崇禘言之而後復言有  
任之高天而不即改之意蓋其有固不服而文王尚未忍絕也批訊獲魂還自我休言枕言有此等  
人耳若說批訊獲魂之說其徐戰之意不字點類禍非是慎其成敗而需之曰是表其眾千  
夫誰也故附不字指崇民爲崇德其附心與不至其有也此句從前五句看下一段上要是修厥  
德于三旬勤王師于再拜誓夫復伐徐戰似有以起人之悔而四方頌其仁則人皆畏服而崇  
敢爲不殺之舉是無侮也伐歸德也似有以起人之忘而四方服其義則人皆順從而無敢有疑  
之心是無拂也一伐出而四方服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夫亦見文王奉天承運非以其私意

去者曰漢書林高祖相黃帝無元于師在管仲補黃帝元作勅戰其祀稱黃帝中元戰  
千改果定軍法：與始王此如每祭之歎  
靈臺全旨 此篇當佈德詩人述民樂其氣可直作詩人說物所謂民樂者只是隨君之節

有而喜也身之耳分委也章脚事未說此詩真指天下太和節物感若氣象非文王與民修  
樂可以致此

首章 此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蓋謂身民之樂者民之樂文王與民修樂矣而民樂君之  
樂者其間有曰國之有君所以安氣後宗矣祥時現朕亦常也吾王之始者多子走其也經之  
而審其位以營之而其方面但見輝煌方始而庶民即已効勞于改治不俟終日之間而其已告成矣  
此言曰于不修已之康而速以遂其樂我善也者王于經管之始心恐煩民我令勿亟而民心樂之也子  
趨之而不召而自來此所以不終日而成也也如身民之樂也何能不見其可樂哉  
三章 四句分上言其樂甚且速下表民出于趨乎之心不日而成也此言其速在中之字字已  
字字不忘也與于自出也忘之勿亟于其樂一也蓋勿亟之戒即在于改之時而不亟之謙非于  
勿亟之在蓋又生其自得其樂者豈固今日一石而遂其此耶氣矣宗後祥氣宗矣祥則此字氣  
也此言逸則于此所現皆取其言也此其言也

會紀云遇其建則樂于所自過所適則樂其所至有所過則樂其所至有所至則樂其所適也  
民樂也各章未得要見所以民樂者由文王上與民偕樂故也  
二章 至若其樂有固若王時字其靈圖也但見塵席安于其而濯其肥沃白鳥適其性而鳴之  
其潔白于此一能自高步必有以遂優游之樂者矣固之中有治者王時字其靈也其樂與矣之  
奴也洋洋而充滿板而躍也悠悠而為新于此一臨視焉當必有以適涉與之休矣吾民何好君王之

有是樂哉

之意 曰句分上其樂其固之所有下其樂其固之所有也大意然民望其高樂上融信音似  
文者其寓而有所樂其固中所有特存應底白鳥以夜之身注城養謂第其播為界域而音者  
獸也凡物性適則伸充故肥以高之也潔白藏无鳴自以意此德見底底白鳥之天全而性均也  
莫傷而望見與之多而均所也此皆指以送文王時育物之心故見之不亦

傲強世世其範圍也治之奉鳥獸出與之育也文王之在國也治隨其所過而物各遂其  
所為則文王之仁微于外而根于中漸於民而流於物民之樂之舉範圍池沼鳥獸出與皆樂  
之形也亦樂有此樂其就于之耶

尚虞業章

然不但有為也鳥獸之牙已也而且其鐘鼓之樂也彼虞業所以縣鐘磬  
也則植木為案刻板為業而拍業一向其收攏然而有文矣鐘鼓所以統樂者也則大鼓實故  
大鐘之鐘設于其次而眾音有然其音俯矣以是鐘鼓而作于辟雍也則清濁高下之間各  
振節奏之序于其有備哉此鼓鐘字以是辟雍而奏此鐘鼓也則大射行禮之處莫非和甲之  
韻於字其可樂哉此辟雍字

主樂

二百分上其樂者之備下因嘆其作樂之可樂也荆川言首句是推起句不必多  
論亦不必為制者所拘此其首見虞業推植者為樂極者曰拘之上有刻板以飾拍謂之業之  
上縣鐘磬如以律也為案牙其狀如拍也以飾拍曰案牙者謂其狀如拍也虞業推植即

是縣下鐘鼓者注懸鐘磬之字不必泥其鼓列於東序鐘磬列於西序樂者不此特舉大  
者視衆音而言耳於備者言鼓磬鐘磬以立動鐘磬聲以立音鐘磬者有偏序而不悉  
亂也鼓鐘即上攝鼓不必八八立於案辟雍字是以有備之樂奏之地為可樂非樂均之地亦非言  
音樂之可樂也

末章

於論於此鼓鐘也信乎其相備也樂哉此辟雍也信乎其可樂也他樂之為樂則之  
樂亦有窮矣今吾民之治於觀聽者聞量鼓之方蓬之其和則知矇矓之官方奏之其和  
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艾也然則辟雍之鐘鼓吾民何甘吾王之首是樂哉夫即此民樂之詞可  
見其均民之治而聖其所以先者則由之至能上民作樂故也不必有宮也其鐘鼓之與者宜  
直文王哉此可以想見其方和之景象矣

之意

首句即嘆其作樂之樂下句則言其樂之方始也凡作樂必先擊鼓而後度其自  
故始故曰鼓者不知方其其言也蓋民心聖人有此音樂推其竟故耳臣下方字重看須  
闡以在章之意

下武金方

此詩美武王聖德也武王上而而章言武王若能德先末章言武王之若能德后德先  
德后上而德先而因以禮后也上而章又言首章為主首章言武王德德之章重而章且言其德續  
續者以能者考也

首章

此詩美武王之能德德者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業我周之業新於文王而三分有成





侯將以循典水而未同凡政教言各莫不欲然而皆以皇王為君矣夫或王古豐而人心之大同此非是者及者不能改也何如之克君哉

之意 此言子原於天下人心而著其克君也此後或王古豐時說起以為下文迂錫張在四方第諸侯百姓言使同上下不同上是均人心則此則一人心而蓋乎人矣惟辟與維翰亦同上是倚賴意此則若字天下而朝觀臨歎詠皆于斯矣

微服之文三有之始守臣節

錫象章 夫人歸既喪則自是而迂錫也其官已平故建立錫象以示四方之極而所以是重取輕者有甚地矣也建國君民教者乃地節未是首作辟雍以為諸學行祀之地但見序教四說自錫而而東自錫而南而北也者一人不傾心于德化而心悅誠服矣夫或王迂錫而人心悅服則君師之責與亦自皇王其克君也矣

之意 此言言以迂都以為教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此以錫象為主辟雍之迂錫中首務故先言之辟雍不拘其地建學之迂錫行禮之辟雍中者也四首都本錫象說序以四言先言西者錫象西而東者先被之也克君本迂都後而人心服說

此章合下二章良陶之此章是迂都而以教字為先考上章言不位狗一已之說而也惟神謀也此章言不位為面一時之計而必利後嗣也惟神謀也惟王相土之初則考之于上以考下章 此是錫言迂也夫豈狗一已見或被下所以決疑也惟王相土之初則考之于上以

審其定錫之吉凶惟龜卜之而十得吉者矣或王迂而後之而邑居之摩建焉夫或王迂都者苟凡為安民計也其甚克君也哉

之意 此章言或王精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此下二章要其地治非是學校既作而後上居德見之始之慎重者苟考考上句一事意下句是也蓋此一書子句之是也考考上之考或之是也錫之

意是居廣說社朝市或辟雍俱其內克君就迂都不可見之亦要說則也以上

此章 此章言或王特為一時謀或德是也之意尤為甚也生焉說或王之為君也而

此能教之子可以坐享其成而或王不為于錫造矣此非之所為者乎夫或王迂錫而

實予你遠如此則親賢常利也子無不而保子孫者即所以保民也夫或君也何如

教夫有文王之迂也而一代之業以法有或王之迂福而一代之業以成也此見矣

之意 此章言或王社後之謀遠以著其克君也此以物為地而生與乎必物而後始謀

則安民上

此言以天子為王之意分上言詳叙占履生前子以見其甚之以配天者言今日尊祀

配天之意而極之連者以自後有配天之儀也大意重禘禘上細分之一季言其定祭之祥三章  
言其降生之異三章言其自是并之矣皆為下文教民稼穡法本四章言其種祖之志五章  
言其方禘而肇討之意言其編種而肇祀七章言其祭祀之章所以從稼穡之也八章言  
南郊格天之連言本之教民稼穡上言以授父有相天之功也

生民章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作此詩意謂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孰知后稷之德真  
可以配天者乎今本之初而言之彼欣初所以生我周人者真惟有部之女曰姜媯焉生民之有  
此蓋姜媯為高辛世妃獨精意以五祀郊禘之理予以被典子而承有子由是上帝監其精誠使  
之見大人而履其拇遂歎之曰又有成人之德於是即之而大之於以爲所止之地既震動而有娠  
及月辰而甫居側室乃載生我育宣維后稷焉所謂厥初生民者此人也豈不愛乎此其此  
之意 二句分上推本周人有人生之始下備述后稷受生之祥正言所以生民之始也欣初生民

後言曰后稷而曰周人者蓋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豈生周人也生民始何正身未句時維后稷  
之世也元祀也後言子之被之子之曰而本有子之也此也豈郊禘之在元為媯者而仍之耳後  
帝曰亦適外乎若天監之誠使之事何所止言即所大之處以爲止息也就姜媯所居之處言為  
是既注首於是字而震動有娠句又連上解可見是以前從此說有就郊禘之地言者皆由後注  
中即言身盡即字乃即就之即非即此之即就言郊禘之由是即其大之處而止息也且  
豈有於郊禘之地止息之理現注及月辰居側室則之地又指西寢蓋寢而郊禘之地言是

之祈宇內則事於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之西寢之室在前而後寢在後側室又以慈室之傍生  
子不於夫之正室及事之慈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逆寢尊故也風雨也居側室便者銘車  
之意載生二句就言自是言今出耳乃是后稷也不可混下章作胚胎說

誕芾章 自是降生之句言之善德於十月期首生后稷有以羊子之易與者折到之  
雲芾者芾者之若也天坎顯其爻是於世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  
禮祀之上帝豈不與也與而寧我寧心亦以喜以格而康我寧惟寧寧非康才足以使我  
與人及而後生之言也各別生之言亦人之可與也而何之夫之若也耶

生民章 二句分上言聖祖之生已言人下驗也母之空格字天也誕你句根上言爾來厥靈就  
上言見之善所則定者乃人所不受者今皆言之是上帝之是異也上帝三句述此一直從下不可  
作推由說蓋不寧不康是於已生之後歎其如此也寧康即指郊禘之寧言但寧寧心與怨  
相豈不若也康則寧也無不而也生之也就一述本康寧耳

誕芾章 夫與人及而生子者或以不祥於是使而弃之其始也實之隘甚以為必免乎羊之踐  
矣而牛羊及跡而受之且固異矣於以爲出於偶也既而實之字林以必不免於其其之中失而通植伐  
木之人乃始從而收之且又異矣於以爲途其適也既而實之字林以必不免於其其之中失而通植伐  
一理其藉之既而鳥乃若矣后稷也矣矣閱歷變故之久而其言早然而長行而大克富乃歸之商也  
者皆知其非九兒也豈不謂之大異乎蓋天一人固不能弃者於是善媯始收而養之其見乎

祥文此

之意 此章總見厚葬而厚葬能存見天之出非人所能卒也隨巷牛羊跡履之地置之於  
隘者欲其跡履而死也平林人跡手而之地置之於林樹其飢餓而死也寒以寒氣互結之處  
飲之凍而死也脚以子者生羊見擾以足吐逐逐之必有害之之意此大至程子說或云此言不盡  
擾他使似此愛言伐木非伐者收之四方身時見伐者九自收之特存也聖是護聖之氣下侵  
聖是護聖之氣之上逼鳥乃去矣或作鳥既倦而去却之味以實單二句重言見以實單變變  
久而之聲托長而大此言守者之子此見非不祥而為是異於心教矣於始收而養之德用其切  
而三設意此者上章上見其氣生而此見之有死而不死其亦天者乃力也

延實章 夫後稷之生既本於天故其所可自異乎人延實圃國之時已有收穀之狀而現此也見不  
類亦不知南性之非凡矣及至稍長而就口實也遂有種植之志其於在井采後亦食也志取  
而後之在井則施之於枝節之揚起不復則施之於成列而為好麻麥則性之然而成密以則  
時之然而多實是也強控之習特以適其戲玩之情而栽培之宜自有以存之化之速者矣豈即  
其知而見之不亦首者異於人耶

之意 此章叙之知時種植之實見之志之異也首二句輕言自極知時說主下種植一也收穀祇  
野之收實實兒魁指山穀是種宋峻崧以就口實而旬旬時之後六七歲時矣從是言其初也佳麻施  
後句言隨所種而皆之不美可見種植之志得之天性而感所為已自大異於人此方山云施之其

皆出於植有厚而然但恐犯下章有和之在也澤之言為是者存此此時民方艱食不知稼穡種  
植獲其所習而能此是後種之時已有若天而地之志開物成務之功所謂種者其此  
延實章 夫後稷育其初也既有志於種植及至長也遂有切於稼穡延實後之種求佳者之於  
天時務之於地利也而所以順天時因地之利者實盡夫有相之存焉但此是聖聖聖也則其而  
去之黃茂嘉實也則播而種之方之始之廣種也實之方而成之房實也而未拆既甲拆而為  
粒矣且其廣種也則既定氣而後也矣且其播而始播也而不播者無也既定氣  
之而實也矣又且其味之既好既熟而實矣又且其播而不播者無也既定氣  
種之播者以厚者相之於此則粒我蒸氏之切大矣夫實以之者切於民乃封之於郊使即  
方郊家室以主其始之祀為是固之者固實自此始矣

之意 夫自分上叙其力播之功言其受有節之封也有相之存凡知其高類之性清種之順天  
時因地利宜而耕播耘耨各得其宜也言其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也後則人乃以相  
天地之不及故曰相實方其句正種黃茂之言褚實者實實實實也生實實實也實實實實也  
也者生實實實也實實實實也實實實實也實實實實也實實實實也實實實實也實實實實也  
長矣波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  
甲已成而實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實也  
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實

有相之也方山云此主授教民說蓋神明言受以其有切於民於邦大全是氏謂後稷掌稼穡教民而封邱陳義金復祥以謂堯以舜教民稼穡故書之以此省為心也皆信此云此是授自稼穡也此亦當及民至為于邱方是存為是此說非也豈有授者而而重軌也之聖耶

或云此章其作教民下章方云

述降章

且右授步教民稼穡之時其所降之麥種不惟有黑黍之種而且有一粒二粟之種焉不惟有黑粟之種而且有一白粟之種其編種是種也段成則其種而種之於或身編種之糜也既獲則任負以歸是果何所用哉多者節之四自右授而始者則有節之祀自右授而始者故凡此等種皆用之以為法禮樂聖以供序祀之乎豈固之祀而自此始矣

主意 古句分上言備祭祀之需下言祭之由起上章已言教民稼穡此復言降焉種者固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祀種可以釀酒醴而和齊也糜也以供祭盛而實董蓋故降之民使備種之此乃教民稼穡時多中種者四種者自其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降種備種此以並及天下但此者祀宗豈就有節說獲或任負皆民為之以供後之祀中者要互文看祀宗宗廟群廟豈盡獲者

邱之封則邱之神外神獲皆言之不古指善也理下章可見供祀中謂真其說也

述我章

述我右授之祀何以彼祀種糜也皆祭之所需也於此為美言而後之於或種而取米出白黍或取而揚之種或採而取者以種於水也則燥濕相投而史其音遂之於麥也則水亦在焉而浮其氣為飯之乎傷矣載得而十日括士之俱我哉惟富而有或且修之必潔吉蠲之乎傷矣取彼菁脂合而燔之以祭宗廟之神故彼執羊位而殺之以祭行於上神而求神之乎傷矣字初上較皆有月皆有為或燔膏以備祭者或燔膏以美俎巨而獻尸之序倫矣若此者豈後世會歲之祀已至蓋以今歲之祀不與則其業之祀也廢故祭祀之祀也名固名而欲其車乘以進往而不伸有固之祀自此而不廢言身

主意 古句分上言謹乎神之礼下言行祀典于宮室也此亦詳上章降章祀之乎自成春至秋烈分作四子之謀者卜祭之柔日扶相祀之士也者戒散有七日改言三日也戒者散有散有于外改有于內是者備之明當供之物也備者理之懷也掃除沃盥也取菁者脂既離之後取菁合腸間之脂既於神時之旁使其是達于播種所以求神于陽也善德也中矣取靴以殺取靴以殺取靴以殺取靴以殺之神也解神也之乎焚燔者以得傳香火而燔之也烈者其厚加諸火而與也丹外神皆有尸以備家之用此以獻粢米副位亦重且其上佳歲即摩祀之歲以年歲視今則今年歲為佳矣

疏義云取菁者脂也

印盛章

夫右後受命于天有功於民而隆祀之遠也今日南郊之祭固宜尊之以配天多而  
其所以格天者何也我盛盛醴于盛盛大美于必也但見祭者多之氣必然而始升而上帝之神已  
居物而未享此何但升其氣也若信以之時蓋自右後始書隆祀以來其極極極民之功有以參贊  
化育而登聖廟于天而享乎今始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之賴之也豈足登非隆祀惟隆祀今日居歆之  
運乃右後之格天有素者歆之美也自其自具之時古聖先王于豈而益信右後之德真可配天  
而無愧矣其郭文配禮也誰曰不然

之意 四句分上言郊祭格天之速下言自聖祖格天之久也仰自今日奉祭者言始也于其生靈  
相之而言香也始升九載終未終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而不言右後者此章重在推尊上帝之所以  
享禮不待言也然其要點禮與天俱享也胡貝句得上下之同庶幾罪悔就教民稼穡上者蓋天  
有養民之意而禮為在民之德也其享之利則不負天恩而庶乎無一毫之累後者之所從來久  
矣此見右後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歆之速者信不也于其自具之在而宜于祖德之隆  
也當以信敬之說又豈一焉不可用

微注言天之生右後以為民也

行華章全旨

首章有上與親之意以見益飲之由下三章應叙益被之感以於親上之  
情皆所以德也意此章以崇尊右以第隔一相設也親則益後也益則既盛而而行射  
既射而頌禱此詩之序也俱具有感德焉意詩極文字老老句分者老即父也親在極德  
言之也若行華章可見

首章

此章尊而並文意者老詩意曰王者有以理天下之出所以存祖者也有益以通天下之情  
所以仁宗族也今茲崇祀焉益而益可也設字彼數句前之行華章有生之之也然必保全之  
勿為生華之詞復信則乃其方作信益而益而益可見矣况夫感之之兄弟其情本至也必  
也情忌形勿使之相違而益使之相近焉則右後以為歡于其感歸之遠或授之九所以益其  
相親也者自不害已矣此之謂益設席之初而然勤焉意見於言章者此

之意

此即相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可以治之情乃益飲之中也且其重而重其重莫  
字蓋行華章本有生意而句為生華之詞其生自不可過足才本自相親而能莫遠其進不  
之意自不害已莫遠句是二心之反若只就無端端說益婦則疎而右益和右則近而相親也  
設益之由正其於此詳述是行益禮使實有所安也授几豈復禮使老者所憑依此二句言益禮  
可奉名可作已益也故曰同益設席之初下章言其華也

拜送章

以今日之益言之既歸之送後之席矣而送几之又有古儀儀而信者是以供使令  
一役也信御何之儀也耶之人獻國於賓而賓酢之矣之人復洗爵以酬賓而賓奠之矣序前章





主者 三句分上是祝君福之感而徵其有於下因歸之敬也此以昭明二字為之有非言願  
上言是言之暇也者而極言之非昭明之分之有也二者之福亦非有進退之意昭明是福一事  
集者芝耀也著者而各室國味之意也融是福之澤也堂徽也形也之可窺也朗謂後  
之便也而莫跡清通而莫極也者併心也令然意令然何以知也善昭明有融高朗也者  
則為名始也之可以別為令然今莫不也而之始既善則之皆可知是固始以驗也

荆川云此要漸進不已之意

其苦學 然公尸之若誰何彼禮物不海可以祭也令尔之進也既新嘉美然不但主祭之  
教是而朋友相親者又皆有戚儀所以令之物而相以人者皆字中神意也  
之意 道多一向對朋友二句是言祭儀其物下是助祭者之人節友二字分實以所若物  
為言之皆法潔而吉美也朋友是言祭儀之助祭者之禮者記者神意也承上說  
感德章 也感儀不時不可以言祭也令尔之戚儀既以至此則之時矣然不特君子之喜已  
也而孝子之奉奠者又若其不獨而始於之至問者大逆是靜矣始曰吾之物身而又感儀  
之孔時朋友相親曰相以人耳而又孝子之亦匪一祀中一而而君臣父子各各之禮也此言神  
之格之亦賜以吉美之福而始於今日者記者神之格也於此言祭  
之意 有別者奠謂也牲之而祝先酌酒奠於神前而祝祭者畢也尸入室獻而後

酌主人嗣子入且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成儀也



